

◎文学聚焦

城市文学：写出城市的精气神

韩传喜



图片来自网络

构建城市的整体意象

既然城市是一座文学的富矿，那么它一定会以自身的魅力吸引更多作家对其进行开掘。在题材内容外，作家们更需要积极构建城市的整体意象，传达城市的整体感。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发展速度、规模和现代化程度千差万别，城市的历史和底蕴更是一城一面，并不雷同。这些差异性只有在城市的整体意象中才能得到更为精准而鲜活的呈现，只有在整体感中，我们才能形成对城市的独特认知和深入体认。

一些作品中出现城市的地标，比如街道、广场、建筑等等，仅仅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嵌入式存在，去掉这些符号，对整个作品影响不大。在这些文本中，城市更像是一个装置，一个可以随意更换的外壳。这样的城市文学，对于城市特质的把握与表现显然是不足的。城市书写要有整体性意识，也即整部作品要散发出鲜活生动的城市气息，营造出生动真实的城市氛围，而不是片段式或嵌入式的城市符号的展现。

城市文学如何写出城市的整体感，探索路径是丰富多样的。或将城市的整体纳入叙事视野，呈现城市的整体氛围；或持有更为宽阔的比较视野，在众多城市的潜在比较中，写出笔下城市的独特个性；或将城市的多个意义符号，巧妙连为城市的整体形象，不一而足。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要平衡好民俗性和现代性的关系。

民俗性代表的是城市的历史，没有历史，会令笔下的城市缺乏厚重感。现代性代表着城

市发展的重要面向，亦是城市的基本特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充满着张力。城市文学要处理好这种张力关系，既要写出这种民俗性，将其作为一个城市区别于另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标签，更要写出其现代性，着力表现从众多城市印象中提炼概括出来的属于特定城市的发展特质。近几年，王安忆的《匿名》、金宇澄的《繁花》、张柠的《三城记》以及“铁西三剑客”对沈阳的书写，在这方面提供了典型文本。

写出“人”与“城”的关系

文学是人学。书写城市的目的，既是记录社会历史变迁，记录城市发展变化，更是呈现在时代变革和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生存现状和精神面貌，呈现出人内心的波澜激荡和委婉曲折。作家要将城市故事的重心放在城市人身上，从而真正写出人与城的关系，传达出城市的内在灵魂与深层气质。

事实上，生活在不同城市的人们，一定会有独属于这个城市的精神特质与文化气质。如北京的居民，天然地具有一种“京味”；上海的居民，会带有一种沪上味道；而大连的居民，又会带有一种天然的“海蛎子味”……每个城市都或多或少具有属于自身的独特气质，生活在不同城市的居民，久而久之也会浸染上这种气息，甚至于他们自身就是独特而鲜活的地方文化标签。因此，怎样去深入城市的内部，对城市进行精神体悟，写出有“人”的城市，是创作城市文学需要准确把握与着力传达的。作家们无论是进入城市内部亲身体验，还是借助经验想象城市；是将“人”移植进城市，还是从城市内部发现“人”，都应触摸城市的温度、写出城市的肌理、呈现人与城的内在契合和独特关联。

当前城市文学中，人与城关系的同质化倾向较为明显。那些无处不在的欲望、无根漂泊的人们、随意展示的身体、难以摆脱的困境，不仅令读者无法从中看到“城市”本身的样子，也因主观先行而显得虚假。实际上，城市中差异性的个体，形成人与城的丰富复杂的关系，为城市文学营造了巨大的叙事空间。作家唯有全情投入、认真书写，才能打开城市文学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

(作者系东北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

文坛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陕北提路遥，有人管你饭吃；到煤矿提刘庆邦，有人管你酒喝。”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如果要选一位写矿工生活最多的作家，恐怕非刘庆邦莫属。暂且不论中短篇小说，光是煤矿题材的长篇小说，刘庆邦就写了3部，分别是《断层》《红煤》《黑白男女》。这次，他又将目光聚焦于自己熟悉的煤矿生活，编织出一曲展现女矿工之美的青春之歌——《女工绘》。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以华春堂为代表的女工们，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与世隔绝的矿区，绽放出别样的青春芳华。

众所周知，煤矿可以说是男人的世界，在这里，女工会遭遇怎样的际遇？她们的工作、生活、爱情、婚姻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小说以金宝矿务局下属的东风矿为背景，塑造了华春堂、张丽之、唐慧芳、陈秀明等女工形象，通过主人公华春堂找对象的故事串联起成立煤矿宣传队、调岗到化验室、掀起恋爱高潮等一系列事件，全方位、立体式展现了上世纪70年代的煤矿生活。

刘庆邦说：“我的写作与人生经验有着割不开的因果关系和互文关系，我写表现矿山女工生活的《女工绘》，是因为那个女工群体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深刻记忆。小说的结尾写到华春堂遭遇车祸身亡，也不是我通过虚构故意设置的，而是在华春堂的人物原型身上所发生的真实惨剧。”

深厚的生活积淀让刘庆邦写起矿工生活如同信手拈来。他曾在河南的一座煤矿工作生活过9年，在井下打巷道、挖煤、开运输机是他那时候的日常工作，后来还在煤矿娶妻生子。刘庆邦说：“我在井下干活儿时，不但每天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有时还会遇到片帮、冒顶等地压造成的灾害，我与工友在同甘苦、共患难的劳动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刘庆邦眼中，一个作家，熟悉哪方面生活，就要写哪方面。“如果让我写航天或航海，我想都不敢想，因为无从想象。我从不写官场、现代职场和娱乐圈的小说，我不熟悉那些生活，也不想太熟悉，心理上与那些生活有些‘隔’。我想，这也许与我的人生经历有关。我当过农民，在矿井里挖过煤，在感情上与普通劳动人民更亲近一些。”

因此他笔下最多的一些小人物：农民、矿工、保姆、手艺人、城市平民、打工者、流浪者、乞讨者，还有星夜进城卖荷花、卖蛴螬、卖野菜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能够触发我观察生活的敏感点，并成为我写作的对象。”刘庆邦举了两个例子：“看见一个盲人在街边拉胡琴卖唱，我会站下听一会儿，往盲人面前的破茶缸里丢一点钱。看到一个腿有残疾的民工，推着老式竹制童车在小区里捡拾废品，我不惜遭受他的呵斥，也愿意趋近观察他一下。”正是这样，他钻进了人物的内心，不仅写他们的外貌身量，更摹写出他们的心理和灵魂。

《女工绘》中女矿工不是当年文艺作品中常见的“铁姑娘”，而是更多展现出“柔姑娘”的一面。展现女性的青春之美、爱情之美、人性之美，是《女工绘》的主题。“煤矿上的女工本来就很少，又分散在矿灯房、食堂、洗衣房、选煤楼、煤质化验室等岗位。因为组织宣传队的原因，我才有机会走近她们。她们的排队集中，不仅构成了矿山一道美丽的风景，还各美其美、各爱其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向往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如果不把她们写出来，未免太可惜了，既对不起她们，也对不起我自

刘庆邦：用虚写之光照亮现实生活

◎作家近况

本报记者 张鹏禹



刘庆邦近照

己。”刘庆邦说。持之以恒地写煤矿、写矿工、写矿区生活，是刘庆邦的创作特点。煤矿是他观照生活的取景器，像挖煤一样，他在不断地向生活的深处钻探。他有一个比喻：葫芦和秤砣。“深入生活的人不能当葫芦，葫芦是摁不到水里去的，就算你把它摁下去了，你刚一松手，它马上就漂了上来。深入生活的人应该学当秤砣，把秤砣往水里一投，它很快就沉入水底。”刘庆邦说。

除了获取故事、人物等写作素材，在刘庆邦眼中，采到“煤”，更要采到“火”。“煤是实的东西，火是虚的东西。采到煤比较容易，而采到火不那么容易。火是什么？火是看法，是思想，是灵魂。只有用采到的火把煤点燃，煤才能熊熊燃烧，发光发热。只有一边深入生活，一边深入思索，把虚的东西和实的东西结合起来，用虚写之光照亮现实生活，才有望写出好作品。”

莫言曾说：“在邮票大的乡土上挖一口深井。”而对刘庆邦而言，煤矿始终是他的文学富矿。他说：“矿工每天下井往下走，是为了完成任务时往上升；他们在黑暗中劳作，是为了采取光明。我一直认为煤矿也是文学富矿，够我开掘一辈子。”

◎解码文学空间

网络小说里的逍遥游

周志雄



郭红松绘

在网络小说中，都市、职场、官场、青春、校园、支教等类型是面向现实世界的，玄幻、仙侠、架空、穿越、科幻、灵异、二次元等类型则是通过想象设定一个虚拟空间。尽管两种不同形态的小说在情感结构与叙事伦理上类似，都以满足当代读者的情感诉求与情感想象为目的，但后者对故事空间的开拓无疑更具代表性。

与传统武侠小说、神魔小说相比，网络仙侠小说、玄幻小说的世界版图要大得多。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其背景设定在元、明、清等朝代，人物活动的空间是塞外、中原、江南等地，是历史的版图；明清的神魔小说创造了一个仙、佛、神、妖、人、鬼共存的体系。而仙侠、玄幻等类型的网络小说，其人物的活动空间是在中国神魔小说、西方玄幻小说、现代科幻小说之上的再创造。如唐七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是仙侠小说，演绎《山海经》神话，其故事空间由天官、东海、青丘、昆仑虚等组成，讲述龙族、凤族、九尾白狐族及远古众神的故事；猫腻的《间客》，其空间设定为三林星域、左天星域、百慕大星域，几个不同的星域间通过机甲、飞船交通，类似科幻小说；我吃西红柿的《盘龙》融合西方玄幻小说元素，制造出一个魔武双修的鸿蒙宇宙，由玉兰大陆位面、戈巴达位面、地狱等组成，有不同的帝国和不同的家族，有地、风、水、火、雷电、黑暗、光明等各类法术规则。

空间有多大，人物的舞台就有多大。网络小说中，空间和时间的跨越赋予人物及行为更多的可能。当人物可以拥有前生后世，一个人要得到一份真挚的爱情，需要三生三世的缘分与修炼，故事的情节也就变得更加荡气回肠。武侠小说中的江湖恩怨与爱恨情仇，到玄幻小说中发展为现代理念的一个人成长与责任担当。武侠小说虚构出一个与朝堂相对的江湖空间，而玄幻小说中，人修炼成神，最终统治世界。一个穿行在不同星域、不同空间的主角，其人

生经历更加曲折丰富，在这个捶打锻炼的过程中，人物展现出抗挫的毅力与生命的智慧，故事的格调也因此积极而励志。

网络穿越、重生、架空小说打破了时空限制，以巨大的想象力在文本中实现了社会与历史的结合。带着不同时空的记忆与技能，主角可以在新空间下开启非凡人生。《百年家书》中，现代女穿越到百年前，以战地记者身份亲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等历史事件，作者希望借作品致敬那些在黑暗年代挣扎着追求光明的人；《大国重工》让国家重大装备办处长冯啸辰穿越回1980年，以轻松的方式讲述现实重大题材；《回到过去变成猫》让一个现代青年穿越变成猫，由人猫结合的双重视角去观察世间芸芸众生的生存相。

生命只有一次，但网络小说通过穿越重生的方式，让一个人拥有不同时空，拥有弥补遗憾的机会。他们可以和古代名人交往，可以放手脚去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些不可能发生的故事与真实的现实有差距，但读起来逻辑自洽，让读者获得阅读的惊奇感与愉悦感，从而丰富心灵体验，甚至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在《巫颂》《择天记》《斗罗大陆》《全球高武》《大王饶命》《九星毒奶》等网络小说再造的世界空间中，穿越时空、穿越星际、穿越次元的设计屡见不鲜，小说人物上天入地，穿梭于前朝后世、往生今世之间，各种神奇的功法体系，各种神、鬼、怪、仙、魔、道、武、巫、现代科技等元素融为一体，令人脑洞大开，叹为观止。这是对古今未来人类想象世界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国网络小说对民间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解放，折射出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创造世界的冲动。天下霸唱的《鬼吹灯》、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青子的《茅山捉鬼人》等小说受读者追捧，与作者所建构的独特世界有很大关系，读者为书中留下的谜着迷；书闲庭的《太平》等女尊文构想男性生孩子，在想象的社会空间中反映出现代女性的潜在诉求；《全职高手》等游戏、无限流小说的主人公穿行于现实世界与游戏世界之间，反复重启，带给读者多重人生体验。

在想象的时空里，中国网络小说把一些现实中不可能共存的因素融合在一起，极具戏剧性、传奇性、趣味性，这是中国网络小说的“逍遥游”，展现出人类对自由创造的无限向往，是对人类文学想象边界的拓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构研究》成果，作者为安徽大学教授)

传记文学《张思德》首发

本报电（文一）作家陈惠方所著的传记文学图书《张思德》首发式近日在京举行。本书入选《中国红色文化丛书·革命英雄系列》，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并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张思德是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席亲自表彰和树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本书以张思德从呱呱坠地到当红军因烧炭牺牲的生平事迹为主线，以翔实的史料、平朴的笔触、炽烈的激情生动再现了张思德朴实无华却又重如泰山的一生。

万众阅读新版上线

本报电（柏玉美）《中篇小说选刊》旗下数字阅读品牌万众阅读新版近日正式上线。新版延续了《中篇小说选刊》的办刊风格，内容覆盖短、中、长篇小说的在线阅读，包括选载作品和原创作品，未来还将签约网络文学作家的作品。该平台目前集成了移动端APP、小程序、PC端平台3种形态，覆盖安卓和iOS两个操作系统。

◎新作评介

川人川话川味故事

——试读马识途近作《夜谭续记》

张旻昉

《夜谭续记》援引《夜谭十记》之名，作为续作，马识途仍立意于川人用川话讲四川故事，先由不第秀才讲述了故事缘起。《夜谭十记》为冷板凳会，而《夜谭续记》更凸显了川人川话四川故事这一特点，称为龙门阵茶会。全书分为新旧两次龙门阵茶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时间分界线，分为上下两卷。旧记中讲故事的人除了之前读者们已经在冷板凳会中所熟悉的三家村夫、羌江钓徒、山城走卒、砚耕斋主外，还有已故野狐禅师的后人野狐禅子；而新记中从讲故事者的名字来看几乎都是新面孔，除之前参加过冷板凳会的无是楼主，因为最“有出息”，现已改名为今是楼主外，还有曾在冷板凳会占有一席之地的已故会会长峨眉山人的后代没名堂人，以及新加入新龙门阵茶会的三位：水月庵姑、镜花馆娃和浣花女史。她们学着参与老龙门阵茶会的各位，各取了一个雅号。

为什么四川人要将讲故事说成“摆龙门阵”？第一位讲故事的三家村夫一来就告

诉大家，这与古今衙门外“红照壁”有关。而有趣的是，这一次不仅故事会的名字充满四川特色，讲述方式洋溢着川人“说书”的风格，就连讲故事的人的名字，也无一不显示着川人川趣。例如没名堂人，此名需用四川话读出来，方能明了其中深意。“没”，方言中不读méi，而要读为轻声的mo，意为没有。没有名堂，在四川方言中略含贬义，常用来嘲讽一个人做了些毫无意义的事或说此人没什么真本事。当然，作为已故会会长的后代，究竟是有名堂还是没名堂，在他所讲述的《玉兰记》中自有显现。再如浣花女史，且不说浣花夫人本就是四川民间崇拜的女神，单看浣花二字，就早因诗人杜甫而闻名。因此“浣花”二字，铭刻着鲜明的四川标记，不得不有别有一番风味。

《夜谭续记》照例沿袭了《夜谭十记》的惯例，谈笑风生之间流淌出的是四川的风土人情，行文语言之中透露的是作者嬉笑怒骂的风格。读者仿佛跟着讲故事的人一起，回到了那一个乡野山林、宗祠楼

阁、大杂院、筒子楼之中，看着以黄老太爷、赵大老爷、张家大老爷这些土财乡绅为代表的旧式思想与读了新学、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后代之间，在婚姻、生育等种种生活琐事中所发生的各种冲突；品味着咖啡厅与“吃讲茶”的茶馆之间截然不同的口腹之欲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局；欣赏着由洋布长衫礼帽和西装皮鞋共同演绎的一出“乱谭”好戏……如作者所说，“虽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但足以供我消遣伙食之余，对四川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窥探一番。在这些故事日常耳濡目染、怪不经的俗事中，暗嵌的正是我我他他曾经的或现在的经历；那些悲欢离合、巧合悬念原本就是生活中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的事情，经由作者一番采撷、提炼，进行艺术加工，汇集而成，造就的文学作品无疑充满着浓郁的四川生活气息。不仅如此，这也是作品真正贴近生活之意，通过作家的笔触达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从而唤起读者的共鸣。这与如今网络上纷飞的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文学文本相比，无疑更值得我们欣赏、挖掘和品味。

正如百岁老人马识途所说，怀着对人民的崇敬和生活的热爱，怀着对社会变革的参与及对文艺创作的敬畏之心创作出来的作品，方能体现其民族的标识度，才能在经久不衰的口碑相传中，成为经得起时间和人心考验的精品之作，甚至成为时代的精神坐标和民族的集体记忆。

(作者系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副教授)